

探寻上海的红色印记

中共中央早期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今年迎来创刊90周年

新里洋房：讲述信仰的故事

编辑部旧址正酝酿内部功能更新迭代、建设党刊展陈研究中心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愚园路1376弄，典型的石库门弄堂，弄堂深处，一幢有着乳白色拱形门洞和黑色卵石镶嵌外墙的假三层砖木结构小楼正在进行外部修缮。这栋“颜值平平”的小楼，里面的故事无关风花雪月，也非常富贵显赫，它要讲是一种信仰——爱国热情与红色火种。

它，正是中共中央早期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

今年，正逢《布尔塞维克》创刊90周年。这栋小楼在抓紧外部修缮的同时，也筹划着内部功能的更新迭代——一方面加入电子化展陈手段，另一方面也有了集纳更多有关党的刊物资料的新想法。这个定位符合党刊编辑部旧址的意义——星星之火就此燎原。

白色恐怖下坚持办刊近五年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从武汉迁来上海，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同年10月，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出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邓中夏、郑超麟等五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任主任。

1927年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第一期正式出版。同年12月，党中央决定重新增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21位中央和各省委的领导为编委。

1929年1月起，为避开国民党当局的检查，《布尔塞维克》曾先后以《少年布尔什维克》《中央半月刊》《中国文化史》《虹》等刊名作伪装。

《布尔塞维克》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办刊近五年，到1932年被迫停刊，共出版了五卷52期，前16期是周刊，此后是月刊、半月刊、不定期刊，其中有31期出自愚园路编辑部旧址。《布尔塞维克》曾刊登党中央许多重要决议、指示和其他文件，发表研究和探讨中国革命的许多理论文章，报道全国各地工农红军建立革命政权进行土地斗争的情况，向



《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修复为长宁区革命文物陈列馆后于1988年开放，因为旧址陈列馆内部展陈。（资料照片）

广大人民群众传扬共产主义精神，让身处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明确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98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该旧址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长宁区政府将这一重要革命遗址修复为区革命文物陈列馆，并于1988年正式向社会开放。

一切从简的内部陈设

事实上，这栋小楼不仅是党中央机关刊物编辑部旧址，也是当时中央领导主持召开中宣部会议及开展革命活动的主要场所。底楼前客室宽敞明亮，彼时用作会客厅，后客室则是当时的餐厅，目前都被布置成史料照片展陈场所。二楼则依照原样布置成当时常驻编辑部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据介绍，瞿秋白、罗亦农等中共早期领导人曾在此工作、生活。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栋独门独栋的新式里弄洋房在当年是颇为阔绰的，但室内家具布设却略显简朴。这正是“玄机所在”。据介绍，旧址所在地当时属于高档住宅区，往来人少、比较安静，是一处绝佳的掩护场所，中央领导常以此地召集同志见面开会。展馆方表示，恢复“反差”如此大的展陈，也是让更多后人体会当年“平静安逸下的暗流汹涌”。

搜集更多党的刊物资料

这两年，展馆的工作人员一直在思索：对于观展者而言，是否看看场景再现就足够？如何将这个编辑部旧址的功能和意义发挥到极致？

一次，参观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二大的党章陈列展触发了他们的新想法：能否在《布尔塞维克》的基础上再收集和

研究中共成立前后的相关进步刊物？据介绍，在《布尔塞维克》出版之前，《新青年》《共产党》《向导》等近30种进步期刊在当时已颇具影响力。搜集汇总这些早期红色刊物资料，不仅符合编辑部旧址的定位特色，还能拓展更丰富的展陈和服务功能。坐言起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网络，他们尝试在网上淘来一本《红旗》杂志，但品相不佳，价格昂贵，还无法提供发票。看来这个途径不是长久之计。之后，他们又想到了求助上海市档案馆，并在长宁区档案局的协助下，用高清扫描“复刻”馆藏的部分珍贵党刊，以便将来用于展陈和研究。

今年起，编辑部旧址将启动内部展陈的重新规划。展馆负责人介绍，“未来，大家在这里看到的，将是那些激励中国人民奋勇向前的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上海率先探索网络安全共治

政府、机构、企业携手打造区域性的威胁监测与处置平台

本报讯（首席记者张懿）一张覆盖上海全市的网络安全监测与应急处置网络即将建成并试运行，从而给全市数百个重要网络节点和信息系统提供保护。更及时、更全面、更持续地发现、跟踪网络风险，防止局部威胁影响整体安全，这是该项目的主要使命。据悉，这也是国内首个区域性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和应急处置平台。据市经济和信息安全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网络空间安全动态感知体系，建成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基础平台”。目前，“上海市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基础平台”初期建设已近尾声，3月底前将试运行。针对城域网交互节点、电子政务外网出入口、重要信息系统互联网出入口等重要网络节点，平台将作全天候、全方位监测；在不影响正常联接、不读取通信数据的前提下，持续捕捉病毒、恶意代码、异常行为等威胁。

不仅要挖出那些原先发现不了的威胁，上海平台更希望能探索出一种新机制，可以尽早关注到某个小系统内的局部风险，阻断其感染大系统的路径，并为应急处置赢得时间。相关专家告诉记者，国内网络监测的技术能力在国际上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但此前，这种能力局限于监测某个部门的系统，缺乏对行业、区域的整体深度监测能力。要补上短板，不仅需要建设覆盖区域的基础设施，还需建立有效的威胁信息共享机制。

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启动实施“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案”，联邦政府通过与第三方私营企业、专业机构共享用户网络安全信息，可以有效发现、阻止和追踪网络攻击。目前，国内大型互联网公司、专业安全厂商一方面拥有技术优势，另一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安全数据。只是由于过去缺乏相应机制和政府引导，出于商业考虑，企业间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不充分，尚未形成网络安全处置合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应急基础平台不仅在软硬件设施上填补了空白，更尝试打造一个由政府、第三方机构、安全企业等多方参与、共建共治的网络安全生态。据了解，目前国内安全领域近20家领先机构和企业已与上海平台达成一致，将对上海区域内的网络安全风险、威胁和事件进行协同预警、研判。如果这些机构通过自己渠道发现某个威胁可能有普遍性，就将通过上海平台进行信息共享；同时，在威胁的研判、处置方面，这些机构和企业也将进行协作。正因为有了众多第三方的参与，上海平台在试运营后，其监测和处置能力将覆盖工控系统、重点信息系统、移动终端、城域网关键节点等行业和领域。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我国的《网络安全法》将于6月1日起施行。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正常运行，这部法律对其运营者及政府、企业提出很高要求，不少原本“尽力而为”之举被上升为法定义务。为此，社会各界对提升网络风险防控能力提出大量需求。在此背景下，上海平台的探索值得高度关注。

上海通报2016年网络安全运行情况

风险总体可控 短板不可忽视

本报讯（记者张懿）上海昨天通报了去年本市信息安全重点单位运行安全情况，在网络安全形势总体可控、重大活动信息安全有效保障的同时，一些潜在问题也正在不断暴露。特别是工业控制领域和基层信息系统，其防护能力亟待提高。据介绍，近年来本市网络与信息安全状况总体平稳，没有发生过重大安全事件。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和过程中，全市各单位同步落实信息安全要求，安全防护水平不断提高。不过，目前本市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新型安全问题也不断涌现。

检查发现，本市基层系统防护能力不高，办事子系统、区级委办系统的风险发生数占去年全市总量的绝大部分，部分系统的风险甚至可能影响关键系统的正常运行。检查还发现，不少工业控制系统目前几乎处于“裸奔”状态，开展过系统升级、漏洞修补和病毒查杀的比例较低，许多联网工控系统在网络安全边界上未部署安全设备。事实上，不仅防护水平不高，工控领域的安全意识也不足，类似“病毒很少能危害工控系统”“黑客不懂工控”“没人会入侵工厂”这类错误观点普遍存在。

而在云平台、移动互联网等新型安全领域，各单位对安全的重视程度仍然不足。据透露，目前各区级云平台设施建设、运营和托管分散在多方，造成其安全问题时常成为“三不管”的盲区。此外，大部分单位对移动应用普遍存在“重应用、轻安全”的现象，大部分未经测试评估，考虑安全防护措施不足。

技术将从观念上改变舞台艺术

（上接第一版）“强化环境”这一点也在上海戏剧学院和新西兰“故事盒子”团队完成的作品《双重》中有所体现。该剧将移动应用与时下热门的沉浸式戏剧相结合。观众身处其中如同角色扮演游戏的主角，根据推送应用中新闻弹窗、小视频等内容的推送，帮助观众进入剧情。不过，AR也好、无人机也罢，舞台创作对于这些新技术的应用远不如影视游戏等娱乐行业迅速，盘点目前的舞台实践，也只是以改变观众的视听体验为主，并未完全进入创作本体。有专家认为，在舞台艺术中，舞美创作者对新技术最为敏感。比如电脑灯最早应用于舞厅，随后进入舞台，最早受到一些艺术创作者的排斥，认为其庸俗粗鄙，如今已经成为烘托舞台氛围的重要手段。在不少专家看来，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如何让它更好地服务于作品，取决于创作者的使用。当新技术进入舞台创作，首先带来的多是视听上的奇观；而当观众的新鲜感过去之后，技术就不再只是噱头，而是将使艺术创作产生观念和形态上的改变。

有意思的是，在一个并未拥有太多“高科技”的作品中，人们看到了对于技术与艺术融合的思考。在加拿大影像互动戏剧《机器人小白和女孩》中，机器人角色由舞台中央微型的白色木偶“扮演”，再由摄像机实时拍摄出的动画，用投影呈现在大屏幕上，结合即时的现场音乐带给观众全新的观剧体验。不过，不少观众真正点赞的是故事和细腻的情感：濒临报废的机器人小白爱上了一个人类女孩，他想要像人类那样，为女孩写一首情歌。但他的程序模块中，却没有“唱歌”这一功能。演员吴彦祖曾在海外观剧，忍不住在社交网站上感慨，“这几年我看过不少表演，没几场印象深的。但是这场纯粹的表演直击我心，震撼灵魂。”或许，这个故事也是一个暖心的隐喻：透过艺术的想象，机器人所代表的技术一改“冷冰冰”的既有印象，同样可以触发情感的共鸣。而该剧又何尝不是实践的范例——对于新技术恰如其分地呈现，比一味地炫目和震撼来得更“适合”艺术。

在南宋咸淳年间，上海已有本地人开设的饭店，20世纪30年代，上海各版卖糕点、粥的流动摊档的主要设备，被形象称为“骆驼担”，而志书中对饮食摊档发展轨迹的记录，也为后来者灵活管理“料理”行业支招。

“当然，地方志的用处不是马上就能显现的，但把志书、年鉴、地情读本连在一起看，如同翻阅上海的动态编年史。我们身处社会变动中，一些单位、地名或习俗已不复存在，这片土地究竟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地方志往往能激发并呼应人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重大。”熊月之说。

居民群策群力自发建起“植物园”“林荫道”——

杨浦长阳古稀老弄堂暖香袭人

150米长的道路四季瓜果花卉飘香，引得远近“花友”“绿友”闻香“取经”

■本报记者 李静

杨浦区长阳路539弄有一条“花香弄堂”，101户人家在150米长、4.5米宽的道路两旁，每隔半米摆放一盆鲜花，给近70年历史的老弄堂种植了两排特殊的“行道树”，一年四季有绿，瓜果花卉飘香，引得远近“花友”“绿友”纷纷闻香而来“取经”。

每天早晨，82岁的于忠和就闻着这浓浓花香出门去打太极拳；下午3点多，他定点拿着长把水瓢，用自制小拖车拖几桶从自家水管收集的废水给这些花草树木浇灌水，翻翻土，换换盆，再添些自己沤的有机肥……数年如一日。

家家户户养花草，从没占用公共空间

长阳路539弄林园弄堂于1949年建成，是解放初期的商品房，房主多是当时的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小区属于新式里弄，有34栋三层砖木结构公寓楼房。于忠和说，老邻居都是书香门第，家家家教极好，家家户户养花草，但无论谁家多挤多紧张，从没占过弄堂公共空间。

几年前，居民们集体打起了弄堂的“小算盘”——既然家家户户养花，何不放手到弄堂主干道？全票通过后，首先搬出来的是些高大的桂花、茶花、铁树，随后便一发而不可收，红紫白粉各色花卉，高矮胖瘦各种品种不断加入，俨然一座小植物园。现在，四季桂、茶花、梅花暗香浮动；春天，月季花、紫藤花、彩椒点缀生活；夏天，蔷薇花、百子莲、绣球花竞相争艳；秋季，金橘、枇杷、文旦、火龙果让人垂涎……

“花香弄堂”目前已有300多盆花卉植物，每户都有几盆，多的人家放了三十来盆，其中不乏“明星”品种。85岁的周仲良老人有棵养了40多年的茶树



于忠和（左）和周仲良查看弄堂公共空间的花草树木。本报记者 李静摄

“白雪塔”，花开全白像皑皑白雪，无瑕疵，树高两米多；还有一棵养了30多年，俗称“抓破美人脸”的茶树，白瓣间夹杂一缕红条，花如其名，看起来颇有故事，这两棵一摆出来，引来很多“花痴”粉丝拍照留念。

其实，这里的每一株植物都系着一段暖人心的小故事，“这是一个房客送来的，他正好是花木虫鱼店老板，拿了好几盆很大的植物，还送来几个大花盆。”于忠和指着一棵仙人柱说，“开了花很漂亮。”有居民把惊艳一现的昙花搬出来邻里共赏，还有人每次都多买几盆花和几个花盆，分送给邻居。

“有机”“循环”蔚然成风

长长的弄堂，所有居民一起打理养护花卉草木，像一场热闹的聚会。只要不下大雨，居民每天都来浇灌自家的花木，如果有人出远门，其他人就会帮忙浇水。很多居民陆续搬走了，留下的植

物就由大家共同照顾。每天，一片欢声笑语中，邻居们人手一个水壶或水盆，浇完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再一起给家人缺的花草浇水，其乐融融。

于忠和家住三楼，年纪大了拎水不方便，他就在底楼自家排水管下面接了水桶，每天积累十几桶水，夏天一天不够用，“净水器污水管子排出去的废水每天也有好几桶，现在都拿来浇花了。”还有很多居民专门收集洗菜洗碗的水和雨水浇花，循环利用。

花草越养越多，于忠和和邻居们的疑问也越来越多了。有了虫害，农药商推荐的我们一般都不懂，万一用了不合适，弄堂里有好几个小朋友，摸到吃进去就惨了。”于忠和说，“花木修剪，每年4月前后的翻盆、平时的施肥等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问号。”去年下半年，杨浦区绿化管理事务中心四次组织专家来弄堂开讲座，于忠和经专家点拨，开始用大缸装豆腐渣、菜叶子、鱼肚做有机

肥，顶部用土封死，缸口扎紧，充分发酵又堵住腐臭味，来“家访”的专家纷纷点赞。他呵呵呵地说，“有机生活”“循环利用”“现在成了弄堂里盛行的‘新家风’。”

“花香弄堂让这里更像一个大家庭”

林园弄堂于1990年迁出自治管理小组，利用弄堂口一处七八平方米小店的出租租金，支付小区路面损坏、翻修、下水道疏通、公共空间照明、灯具维修和卫生清洁等费用，所有公共问题是居民商量着来做。周仲良在这里住了68年，是自治管理小组发起人，一直负责自治管理工作，账目记得一清二楚，对弄堂的公共事务也如数家珍。他说，社区绿色自治就是小区现在的公共生活重点。

杨浦区绿化管理事务中心管理指导科负责人裴蓓经常到社区指导居民植绿，是“花香弄堂”的常客。“现在提倡社区居民绿色自治，主动行动改善环境，绿化部门授之以渔，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水壶、喷壶、铲子等工具。”裴蓓介绍，目前，杨浦区的“绿色楼道”“百草园”等绿色自治活动，居民都热火朝天地参与，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绿色成了社区和邻里最温暖的颜色。

除了居民参与弄堂自治，弄堂口修鞋小店的租户田巧林等“邻居”也加入了自治力量。20多年前，田巧林租下林园门口的集体产权房修鞋配钥匙，平时，他抽空养护公共空间的花草、修路灯、整理垃圾厢房、为居民代收快递，还免费修鞋子、配钥匙，为所有孤老免费上门开锁、修电器，“这里人好环境好，有能帮的都互相帮衬着。”弄堂所在的江浦路街道辽昆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李爱珠说，“大家生活好了，就希望环境更美一些；花香弄堂让这里更像一个大家庭了。”

（上接第一版）熊月之说，新生代的上海90后、00后一旦有更多机会接触地方志，了解上海历史，感知上海变化，就会对城市精神与历史文脉更有认同感。比如，年轻人爱旅游，逛上海老马路、老洋房时下意识问这里曾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平时擦肩而过的上海方言是怎么一步步演变的？春节刚过完，节庆习俗更是学问一大堆，这些都为地方志的资源整合传播提供了契机。

历代志书是不可逆的文化财富

在市方志办，记者查阅了上海第一轮修志的部分成果——10册46卷近

别让志书躺在档案库里“沉睡”

1100万字的《上海通志》、10部县志、12部区志和100多部专志从刊，记述上海两千多年沧桑巨变。自2010年上海启动第二轮修志，截至目前，142部市志、49部区志、24部区县规划内志启动编纂，《上海世博会志》进入出版阶段。近期，市方志办和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开展的“上海改革开放40年大事研究”，列入上海市重大社科课题。

上海为何一直重视修志传统？包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家范在内的一些学

者认为，历代志书记录了一个地区漫长岁月里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保存传承了民族记忆，积累了不可替代的情数据、信息库和资料库，是不可逆的文化财富，从中梳理总结经验，能为科学决策提供翔实依据。

哪怕是年轻人常常光顾的“餐饮小店”这样的流行词，也能从地方志中溯源。不难发现，如今一些上海老字号“乔家栅”“德兴馆”等，当时正是从小商家发展而来，根据《上海通志》《上海饮食服务业志》等志书记载，早

18万/套 稀缺花园型居家社区 全配全装电梯房 拎包入住 知名专家入驻本社区 班车接送 实景现房